

当月亮爬到了山顶

■黄选坚

当月亮爬到了山顶
一个人可以安心地独酌
这孤独的人生里
我用酒一杯杯洗去它昨夜的风尘
万籁俱寂中,只见月白千年
月亮照不出时间的沧桑
时间也渡不过月宫的清寒
爱情的影子刚刚翻墙而去
夜半赏花的人
还遗落了一地花瓣
月色如此分明
一人独饮了无醉意
只能用酒来洗出一轮明月
让它静静地挂在
东边的山头

圆圆的月饼,圆圆的思念

■逍遥

又到一年中秋时。圆圆的月饼,圆圆的思念。

说到月饼,远游在外的人就不由地想起远方的家,亲人团聚的笑脸,久别重逢的美满。不像我,看到月饼的第一反应就是嘴馋,想吃。从小到大,从来没有尝过远门的滋味,家人也都在身边,自然没有太多的眷恋,亦无法感受到他人的思念之苦。

不过现在我懂了:当收到月饼之人,手捧月饼,遥望星空,他是在品尝月饼么?不!他是在感受着远方那浓烈的思念之情。捧着它,好像有了回家的感觉。小小圆圆的月饼,就成了人们寄托对亲人思念的信使。

于是,我想起了侨居国外已久的三姐。

三姐大概是2001年10月份出国的,到现在将近20年了。虽然她大我3岁,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显年轻,因此以前姐弟俩同出门的时候,别人总认为她是我的妹妹,甚至包括我的亲戚,我也过了把“哥哥”的瘾。

还不得不说我们俩之间的吵架。在百废待兴的上世纪80年代初,白米饭配鱼肉仍是一

件奢侈事。在我很小大概只有一周岁的时候,还需要大人喂饭,这位仅大我3岁的姐姐便自告奋勇抢着给我喂饭。据大人目测,总是有半碗以上的白米饭进了她的肚子,我却总吃不饱,在一旁急得“哇哇”大叫,却无法表达自己的意思。

再大一些,总有吵不完的架。为个电视机遥控器都要争得头破血流,她要看哭哭啼啼的琼瑶剧,我偏看《叮当猫》。妥协的结果是先让我看半集《叮当猫》,然后切换频道看余下的琼瑶剧。有一次,电视抢不过我,她便把遥控器随身带走了,吃饭带着,上卫生间也带。我坐在电视机前很无聊,乱按电视按钮,发现无论按哪个键,电视都可以开启!这个“秘密”不亚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。于是用这种方式我关着门,闷声独享了电视机好几天,她也挺得瑟地“独占”了遥控器好几天,直到有一天她打开房门发现我正津津有味地欣赏电视……

印象中,我们俩在家的時候,从来都在吵吵吵,母亲也为我们伤透了脑筋。后来,我工作了,她出国了,姐弟俩再也不会有为鸡皮蒜毛的小事情争吵不休,耳根清静了许多。她出国

后,我似乎再没跟其他人吵过架,一直到各自成家立业。

后来,三姐生了小外甥,叫“马克”。三姐刚开始会时不时打手机给我,有时一聊就是个半小时,看到手机通话时间一点点地增加,感觉人民币不断地飞出去。后来干脆申请了手机单向收费套餐,这样聊得天昏地暗、飞沙走石,也不心疼了。

那个时候,三姐还没取得居留权,她说最大的愿望就是回家看看我们。母亲去世,她却无能为力,不能见上最后一面。其实母亲在弥留时刻也在念叨着她:“老三回来了没有?什么时候回来?”

再后来,期盼许久的居留权终于下来了,老三终于回来了,凝望挂在墙上的母亲遗像黯然神伤,落寞。以前,每到中秋的时候,家人一起团聚的时候,都会吃上母亲自制的“土月饼”……

现今,三姐作为两个孩子的妈,在国外与他人一起打拼服装店,做得有声有色。于是,我想起了一个角色:多年前曾热播的电视剧《温州一家人》,阿雨。我觉得,那不就是老三的影子吗?

每逢佳节倍思亲

■李浙平



每当中秋节悄然临近时,不免想起王维的那首“独在异乡为异客,每逢佳节倍思亲。遥知兄弟登高处,遍插茱萸少一人。”诗中带给我更多是怅然的心情而不是团圆的喜悦。只是我不曾独自在异乡,自然是能够与家人团圆于中秋这个佳节的,反而不能体会古人心境了。然而,还是有一个中秋节,我是在外婆家过的,只能暂且算是异乡客,然而顽童不识愁滋味,争抢饼儿比月圆,那是一个快乐的时候。

我初中毕业后没继续念高中,闲在家中,母亲便送我去外婆家,这是我在外婆家住时日最久的一次,期间恰逢中元节与中秋节。中元节这天,外婆家要行祭祀,一套仪式很正规,外婆主祭,其他人等行礼,是极严肃的场面。而中秋节这天却又不同,气氛则欢快多了。

中秋节前后还能穿单衫,天气依然还是昼热夜凉,对于少年来说,酷暑仿佛还在徘徊不离,而秋爽只因夜间睡得早尚不能感觉分明。中秋节这天,外婆等大家用过早餐,一家人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,老屋里一下子变得格外宁静,外婆在厨房忙碌于过中秋节的食物。

在外婆家的那段日子里,外婆要我每天照着外公留下来的《楷书千字文》字帖临写大字,所以我吃过早餐便到二楼东厢外婆卧室里写大字。写满一张纸,我匆匆收拾了笔砚,便下楼去玩。外婆一边洗菜一边问我都写好了吗,说不要偷懒哦。我回答着写好了,就溜到外间找表弟玩去了。其实上午只抄写了一张,比规定的要少。中午时分,二舅父和二舅妈下班了,二舅妈照例直接去厨房帮外婆做事,顺便询问晚上过节的一些事。一会儿,表姐表妹也都放学了,家里又热热闹闹的。中饭照例还是平常的四菜一汤,饭桌上少不了一盘外婆亲手腌制的咸菜。我吃着饭,却偷眼看厨房板上摆着的鸡鸭鱼猪肉河蟹,心里想着晚上的盛宴。

晚宴还是在外间吃,八仙桌上摆上了鸡鸭鱼猪肉河蟹,还有一盘月饼。开宴前,外婆上二楼中堂,在祖宗牌位前燃了一炷清香,合掌拜了拜,然后下楼招呼大家就坐吃席。外婆坐上位,二舅父和二舅妈分别坐在外婆的左

右,我们小孩就随意围桌而坐。二舅父执锡壶,先给外婆斟上一盅黄酒,然后给自己也斟了一杯,其他人不饮酒,喝开水。鸡是和黄花菜一起煮的,鲜嫩;鸭是整只炖的,好看;鱼整条蒸,放上葱花,香气扑鼻;猪肉切块红烧,令人垂涎;河解蒸得红红的,被切成两半。除了河蟹每人可吃半只,其他的菜肴随人的口味从大盘碗里夹来吃。

爱植花卉的二舅父在傍晚餐前就将后园中的几盆菊花搬进了外间,靠墙摆着,说是过中秋节,喝黄酒吃河蟹赏菊看圆月,才有意思。二舅父得承家风好读书,且是儒雅之人,自然在平常生活中会添一些雅事。在这充满儒雅的氛围中过中秋节,我觉得比在自家里有了另一番情趣。

外婆一直在催促着我们小孩多吃点,而自己只将筷子伸向面前那盘咸菜,这盘咸菜是中饭时剩下的,待桌上摆齐菜肴后,外婆悄悄端来放在自己的面前。那个时候,我们年少不甚懂事,只知道自己吃鱼吃肉,都没想着叫外婆吃。如今回忆往事,外婆的一盘咸菜已然是慈爱的精神体现,难怪直到今日我们表姊妹兄弟聊到外婆,总会说起外婆亲手腌制的咸菜,口有余香。

月亮上来了,圆圆的,将夜空一洗如碧。晚宴也结束了,外婆叫我们端凳椅到门口头坐,然后给每人分一个月饼吃。在门口,我们一溜排开坐着,看月亮,聊天,吃月饼。黄岩的月饼不像瑞安的生糖月或是空心月,只有手掌心那么大,用牙一咬,便有一些饼皮一层层松松地掉下,须用另一只手接着吃尽。月饼很酥也很香,不能吃得太急,须一口一口慢慢嚼,才能吃出月饼的香甜来。这个时候,博学的二舅父便给大家讲一些跟月亮有关系的故事,我最喜欢听的就是嫦娥奔月,听着二舅父娓娓道来,再看空中那缥缈变幻的云纱,就觉得那是嫦娥舞动着长袖,奔向那高悬中天的广寒宫了。于是,脑海里又浮现读书时背通过的“寂寞嫦娥舒广袖,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”的诗句来。想到了读书,扭头又看到坐在二舅妈膝头吃月饼的表弟,突然想到妈妈,那一刻,我很想见妈妈。在厨房收拾了盘碗的外婆,也来到门口,在椅子上坐下来。忙碌了一天,此刻,外婆可以静静地休息一下,听着面前孙辈们的叽叽喳喳讲话,脸上露出了慈祥的笑意。

到了晚上,外婆让我们去就寝。我们小人都上了二楼。而外婆照例又到南窗,在窗口一个竹筒里插一支点燃的香,默默地诵经。明亮的月光照在外婆的身上,清静。外婆望着月亮,我们望着外婆。

“每逢佳节倍思亲”,时隔三十五载,每到中秋节这天,我总会想起外婆。

温一壶月光下酒

■陈明春

那是1999年中秋,九山湖畔,胜昔桥边。同桌怜我思乡情切,特地送来他父亲珍藏的《林清玄散文》。月明之夜,读到那句“温一壶月光下酒”时,少年猛然抬头,从此记住了那轮明月,无论是身处高山,或飘摇于海上。

最明亮的,是高原明月。绿皮火车驶过昆仑山不冻泉,朝着可可西里无人区逶迤前行。青藏铁路上那些反复出现的雪山草原,已经单调地让人乏味;铁轨上“哐当、哐当”的撞击声,很快使我沉沉睡去。夜半,总感觉有一束光,不时钻入窗帘缝隙,来回打量着我的中铺。迷糊中醒来,以为列车要进站,便轻轻拉开窗帘,眼前所见却让人永生难忘:一轮明月高悬在无尽荒野,没有房子、电线杆之类的任何建筑物,也没有人类或动物的任何踪迹;唯有满地温柔的月光,水银泻地般照亮了这亘古未变的荒原,万籁俱寂的大地。那一刻,没有行驶于荒野的列车,没有酣睡的旅客,只有那句“江畔何人初见月?江月何年初照人?”在反复叩问,让人心潮澎湃。忽然想起,千年之前,那位行走在这条路上的唐朝公主,她是否也经历过高原的恶心呕吐、头痛欲裂?她是否也望见过头顶的这轮明月?彼时,明月是来相送;此刻,月是高原明,长照旅者归。

最温暖的,是海上明月。那是我的第一次出海:华盛“渔

加一号”船从飞云江口起航,风雨飘摇在马祖列岛附近。海上七日,天气原因无缘得见“星垂平野阔,月涌大江流”的壮丽。回来那天,船长安排收货船送我们到某海域,搭乘渔民小船回福建黄岐半岛。到达指定海域时,黑夜已完全吞噬整个天空,海面风急浪高。焦躁不安中等来的小渔船,总也不能平稳对接;在浪涌作用下,船舷之间出现了巨大高度差。那时,两位同伴扶着我站在船舷上,两个渔民在那艘船上伸出双手,而我却望而却步,生怕失足于无尽的大海。万念俱灰间,抬头望见了那轮海上明月,想起天涯共此时的亲人,勇气和力量逐渐战胜恐惧,抓住瞬间消失的契机,一跨而过……

人生亦如旅途,也少不了明月相伴。年少时,在故乡林垌,总有许多难忘的月夜故事。夏季入夜,家家户户的门前道坦上,一张竹床,便可“以天为被”;满天繁星下,总有牛郎织女的动人故事。女孩们忙于“轻罗小扇扑流萤”,男孩子则借着月光掩护,偷偷接近别人家瓜棚,蹑手蹑脚地摘下一个个“红娘”,夺命飞奔至家中,将“胜利果实”埋入自家米缸……秋月明时,一片橙黄交替的瓠柑林,出现在大大小小的河洲之中。少年们总能熟练运用夏季刚学会的“深潜”功夫,“神不知鬼不觉地”出现在一面篱笆、三面环水的果林里。但总有几个“倒霉蛋”沉醉

于美味中,酣睡于果树下。在同伴纷纷跃入河中逃走后,他仍在梦中笑,等待着果农“天降神兵”。几天后,我总会放弃欣赏秋日蚂蚱在桥头的月下群舞,带着一丝侥幸和喜悦,匆匆跑去“雅桥”另一头的学校大操场。那里正在播放早年农村难得一见的室外电影,在开始前,人们总会“照例”广播说明:今日电影是由某个“倒蛋鬼”的父亲“赞助”的……

外出求学后,记忆中总少不了城市上空的明月。高一时,常常载载子立于寝室阳台,望着放生池上的明月,“露从今夜白,月是故乡明”,道不尽的,是对父母的思念。刚到省城的那个中秋夜,全班同学沿着保俶路,步行至白堤断桥之上。一轮熟悉的明月,洒在初见的西湖之上,也照着远处的苏堤,还有堤上的“间株杨桃间株柳”。那是苏轼“淡妆浓抹总相宜”的“西子”,那也是白居易“山寺月中寻桂子,郡亭枕上看潮头”的杭州。后来,我再未相信过“天下三分明月夜,二分无赖是扬州”;再后来,我把女儿唤作“思杭”。

那是2019年的某一天,玉海楼边,小巷深处。偶遇温州市社科联原副主席洪振宁先生时,那本珍藏整整二十年的《林清玄散文》终归原主。温一壶月光下酒,多少浓情在心头。正如文学让我们“看见”了那湖水里的白杨倒影,人生旅途的这些明月,又让我们看见了多少温柔?